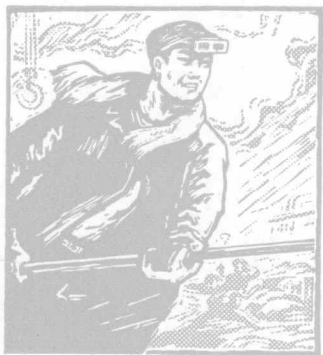


红通大炉





短篇小说集

炉火通红

合肥市业余文艺创作组

1973·5·合肥

炉火通红

合肥市业余文艺创作组

*

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

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安徽省合肥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: $787 \times 1092 \frac{1}{32}$ 印张: $6\frac{1}{2}$ 插页: 6 字数: 138,000

1973年5月第1版

1973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: 1—45,000

统一书号: 10102·608 定价: 0.46元

前 言

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，在批修整风运动的推动下，合肥市同祖国各地一样，形势大好，工农业各条战线都取得了新的胜利。一个群众性的文艺创作高潮正在蓬勃兴起。这本短篇小说集，就是从近年来这个市群众创作的作品中编选出来的。

本书的作者大都是战斗在三大革命斗争第一线的工人和基层干部。他们通过认真学习毛主席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等光辉著作，学习革命样板戏的创作经验，深入批判刘少奇一类骗子推行的修正主义文艺黑线，进一步提高了路线斗争觉悟，增强了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创作的信念。他们以饱满的热情，歌颂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，歌颂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，着力从各个侧面努力塑造了用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工农兵英雄形象。我们怀着喜悦的心情，将这本集子献给广大的工农兵读者，希望它能起到“团结人民、教育人民、打击敌人、消灭敌人”的战斗作用；同时，也期望一批批文艺战线上的新苗，通过各级党组织的关怀及广大工农兵的帮助，更快地茁壮成长。

由于作者大多系初学写作，无论在思想上、艺术上都还不够成熟，本书难免存在许多缺点、错误，希望读者提出宝贵意见。

编 者

目 录

炉火通红	周根苗 (1)
汽笛长鸣	李安海 (19)
红 花	王继侠 (32)
火 线	何 飞 (41)
脚 步	春 江 (54)
金 锁	孙玉春 (67)
宜春江畔	袁汝学 (77)
春燕展翅	刘庆渝 张振华 (96)
领 航	周志新 (103)
银线红心	周 枫 (114)
情深谊厚	陈桂隶 (126)
魏玉秀	刘维民 梁珍思 (138)
榜 样	李安海 (149)
不锈钢的螺丝钉	费邦华 (161)
一幅徽绣	伍徽祖 (172)
冯德师傅	胡家柱 (181)
长松大伯	项学东 (191)

炉火通红

周根苗

一

皑皑早雪，给大地铺上了一层银装；彻骨的冷风，吹得夜空中那稀稀朗朗的星星也直打颤。这天寒地冻的季节，正是炼钢的好时期呢！

“快把那炉火烧得通红，趁热打铁才能成功。……”一阵浑厚、有力的《国际歌》歌声随风传来。紧靠电炉的炼钢车间会议室里，灯火通明，人声鼎沸。老主任把一叠生产计划表在头顶上摆了摆，室内顿时安静下来。

“离年终只有一个月了，我们的钢还有二万一千吨，二万一千吨哪！”老主任的嗓门里仿佛滚着一团炉火，由于激动，下巴周围黑乎乎的胡茬茬也直打颤。“这批钢能不能完成，不仅影响到全厂钢的年产量，还关系到世界革命。同志们，摆摆办法吧！”老主任把后面几句话用高声调重复了一遍，坐下来，目光炯炯地扫视着与会者。

“干吧，拿下二万一！”

“文化大革命以来，咱们车间是高山打鼓，——名（鸣）声在外，没有二话！”

大家七嘴八舌，会议室里群情激昂，热气腾腾。九个电

炉的炉长都表示了决心，唯独一号电炉炉长李晓晨，庄重地坐在会议室的一角，一声不吭，只是出神地望着墙上“**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**”的大标语。

“晓晨，有什么好办法吗？”老主任用指头敲敲桌子，众人的目光齐刷刷地投向李晓晨。

李晓晨今年二十四岁，是电炉上最年轻的“第一把手”。他爸爸解放前在资本家开的钢厂里当工人，做党的地下工作，解放前夕护厂时被反动派杀害了。第二天，他妈妈怀着对旧社会的深仇大恨在贫病交迫中含愤死去。晓晨自幼就跟着在东北钢厂工作的叔叔长大。

八年前，当他和冶金学校一批毕业生一起分配来厂里时，老主任亲自到人事科要人，没想到那些身上尽是劲疙瘩，虎里虎气的小伙子竟给兄弟炼钢车间拣得差不多了。最后，只剩下了几个叽叽喳喳的姑娘和又瘦又小、文文静静的李晓晨。李晓晨用央求的口吻对老主任说：“老师傅，我爸爸解放前是干炼钢的，我现在也想搞这一行，你把我收下吧！”老主任对李晓晨打量了一番，心想：小伙子身世倒不错，可就是身子骨……唉，太瓢了点。李晓晨央求了半天，红着脸，把袖子捋了捋，对老主任说：“咱们来扳扳手腕子。”老主任没想到这小伙子还来这一手。试试也好。先有意叫他摸摸自己手掌上铜块一般的老茧。李晓晨摸了摸，仍然把老主任的手抓得紧紧的。老主任自信地把手伸得笔直，心想：我胳膊用不着打弯也能把你掳过来。果然，老主任刚一使劲，李晓晨似乎就招架不住了。最后，老主任眼看胜利在握，刚刚有点松劲，李晓晨乘机一使力，老主任还没有来得及提防，就败下阵来，惹得旁边那些姑娘们“咯咯”地哄笑起来。

“小伙子挺机灵，是一块炼钢的好矿石呐！”老主任高兴地将他送到一号炉前。

李晓晨，平时少言寡语，见了生人还有些腼腆，有人说他是丫头的性格。不过，车间里那些脏活，力气活，可从来没有难住他。晓晨由于积极好学，踏实肯干，到一号炉没干上一年，就能单独操作啦。第三年被任命为炉长，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。也许因为他年轻，再说他的个头在十位炉长中是最小的，所以大家都亲切地喊他“小炉长”。这是一块闪闪发亮的好钢哟！

此时，小炉长正全神贯注地在想着什么，猛听得老主任喊自己，头一抬，“我……”话没出口，脸涨得通红，习惯地用手抓着头发。二十四岁，嘴上的茸毛还是黄绒绒的呢，满头黑油油的头发里面却掺着几根银白的发丝。有人说是“少年白”，也有人说是想心事时搔头搔白的。不过，大家知道：小炉长总是在考虑重要问题时才抓头的。

和小炉长坐在一起的是维修工段技术员铁月，这是个辣椒一般性子的姑娘，她见小炉长愣在座椅上，话也卡了壳，赶忙耸耸他：“老主任叫你想办法咧，快讲！”

小炉长踌躇片刻，把搁在桌子底下的几张草图拿出来，抿了抿嘴唇，慢条斯理地说：“我们想，给电炉安台自动加料机！”

话很平淡，却象给会场投下一颗炸弹，“轰”的一声，在场的人们都议论开了。

“加料机都失败三次了，这个时候又把它搬出来，莫不是瞎子看戏——凑热闹？！”七号炉大老王打了头炮。

“不能这么说，”其他几位炉长反驳道：“自动加料机

要是能搞成，就解决大问题啦！”

“这个时候闹革新，只怕是远水难解近渴！”老主任开了腔：“当前，关键是二万一千吨钢，大家心要往二万一上面想，劲要往二万一上面使，别的事情，先等一等，等一等吧！”

小炉长一听，急了。他撑起身，把草图递上去，铁月也帮着腔：“老主任，你不是叫想办法吗？这办法想出来咋又叫等？”铁月这姑娘大胆、泼辣、热情，凡是新生事物她都支持，这次她对小炉长要安自动加料机的事又热心上了。她是老主任的独生女儿，可也怪，在工作时间内，她从来不喊“爸爸”，只管“老主任”长“老主任”短地叫。

老主任眉头皱了一下，并没有搭理女儿的腔。他摸着老花眼镜戴上，把草图浏览了一遍，说：“这个问题，散会以后单独研究！”

散会以后，老主任对小炉长说：“给电炉安自动加料机，这个革新很大胆，有价值，我早有这门心事。”他一边说，一边“咔嚓”一声开了锁，把草图放进了抽屉，“先搁在这里，抽时间我仔细揣摩揣摩，再找车间党总支靳书记商议商议，俺？”话音未落，冷不防铁月一个箭步过去，一手拉开抽屉，取出草图，小钢炮一般的嗓门冲着老主任：“价值千金，锁在抽屉里还不是一张废纸？”

她这话象黄蜂一样螫痛了老主任。老主任正色地说：“加料机已经失败几次了，没有把握的事，你们怎么偏偏要在这个节骨眼上搞？！”

“老主任，”小炉长郑重地喊了声，沉思地说：“加料机虽然失败了几次，但我们从中汲取了教训，找出了原因，

摸出了规律。现在，我们要是齐心合力把它搞成了，别说是今年的二万一，就是……”

“没有把握的事我不能干！”老主任坚定地挥了挥手，打断了小炉长的话。“这个革新以后再搞，到时候我给你们甩大锤；现在嘛，主要矛盾是二万一，二万一，懂吗？”

小炉长象被人从头泼下一盆冷水，额头上那一道道象用针尖划出来的细纹又撮集到一起。他瞅瞅噘着嘴的铁月，又看看会议室里那一盆正旺的炭火，感到有些燥热，顺手推开窗户。“当、当、当……”一阵清脆悦耳的出钢钟声传来，不远处电炉的闪闪火光，把会议室映照得通红。小炉长一声不吭地用手抓抓头发，看来他心事重重。

二

第二天，小炉长在车间外面碰见了老主任，直挺挺地把电炉自动加料机草图递到老主任的眼皮下，慢吞吞地说：“老主任，请你看！”

老主任又好气又好笑，心想：“这个小伙子怎么总是婆婆妈妈的，认准了一件事，就要缠个没完没了。”使老主任惊诧的是：七号炉大老王、五号炉张师傅和一些老相识也象走马灯似地找来，顶着脊梁骨叫着表态。老主任心里明白，这都是小炉长惹的事。前思后想，老主任有些恼火了。不过，自己是车间的一个领导，不能跟小炉长一般见识，胸怀得象炼钢炉那样，盛得下，顶得住。于是，老主任没好气地接过草图，嘿！草图也变了样啦！上面添了“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”几个大字，齐刷刷地，粗壮、豪放，似乎用

钢钎饱蘸着墨汁，故意写给老主任看的。老主任的心不由得“嘭”地跳了一下，但想到二万一，又火爆爆地说：“我不是说过了吗？等一等，等一等！”

小炉长的脸上现出一种执拗的神情，他慢吞吞地说：“老主任，你总爱说‘等一等’，工作天天都忙，生产月月都紧，究竟等到哪年哪月？搞好加料机，二万一不是更有把握了？！咱们干吧！”

“干？说得倒轻松！”老主任真有点火了：“加料机万一搞不成呢？二万一怎么办？到年底要是拿不出来，我看你们怎么好意思谈什么‘贡献’！”

小炉长认真地听着，心里似乎在活动，等老主任刚说完，就扭转身，默默地踏着积雪走了。

小炉长漫步走到一块高地上，极目一望，十里钢城尽在眼前：纵横交错的大道上车水马龙，大道两旁，雄伟的厂房鳞次栉比，高大的烟囱吞云吐雾；不远的地方，龙门吊车正移动着钢铁手臂，抓着成吨的钢材凌空而过；再远一点，排列着一尊尊高耸入云的脚手架，那是正在兴建的第三炼钢车间和无缝钢管车间，插在脚手架顶上的红旗，映在冬日晴朗的半空里，显得特别醒目。……毛主席亲自视察过的钢厂，正在阔步前进！这幅火热的壮丽图景，使小炉长心里泛起战斗的激情。他望着那列装好钢材轰隆隆开动的火车，想到不久前党总支靳书记做报告时讲到国际国内的形势，不由心里又翻腾起来。他暗自下定决心：“为了多炼好钢，支援祖国建设和世界革命，加料机不能等！”

前几天，他就试制自动加料机的问题和当前工作的意见写了份材料，送给正在市里开会的靳书记看。靳书记一直是

支持搞加料机的。大伙呢，现在也是一个心眼。小炉长感到心里踏实不少，他急步走下高地，决定再去找几位老师傅商量商量。离车间不远，随着几声叫喊，一辆满载钢锭的十轮大卡车“嘎”地一声停在他的身边，铁月推开驾驶室的门，一个箭步从上面跳下来，她高兴地摇着一张纸，说：“快看，靳书记带来的信！”

小炉长夺过信，看了一遍，又看了一遍，这才叠好放进口袋里。他手一挥，说：“走，找大老王、张师傅他们商量去！”

经过商量，大家决定利用工余时间继续试制加料机。小炉长和铁月拉着一辆架子车，从废钢站拉来几根可以利用的废铁架，准备卸在车间旁边一块空地上。“吭唷，吭唷”，刚抬起车子后面一块，前面的重量把车子压沉下来。小炉长一脚踩住车尾，使劲地蹬，车头慢慢昂起一点，又不动了。铁月远远看到老主任，急声求援：“老主任，快帮忙！”

老主任三脚两步赶过去，托住车把，一股火气顶上心头，大声斥道：“该休息不休息，又在搞什么名堂？！”

“搞自动加料机呀！”小炉长忸怩地说：“我们从废钢站找了些材料，利用工余时间干！”

“你们？……”老主任的口气缓和下来，“工余搞革新，可以，不过到月底一号炉要是拿不出二万一，我可饶不了你们！”

“行啊，老主任！”小炉长乐得扬起了眉毛，“不过……”

“快回去休息吧，别把身体搞垮了。”老主任严肃地说，头一扬，转身要走。

“喂！……”小炉长的脚步还是没动。

“哎呀，你倒是干脆点说呀！”铁月急得朝小炉长跺了跺脚，又奔到老主任跟前，“别忙走，小炉长还有话说哪！”

“还有什么问题，利索一点！”老主任是个直肠子，他对这个年轻人各方面都满意，就是对他说话半截挂在嘴唇上、半截压在喉咙底这点恼火。

小炉长被父女俩一夹攻，脸上红一阵，白一阵，显得更不利索了。他把结了冰碴的棉袄从地下拣起来，搭在车把上，沉着地对老主任说：“试制加料机，需要一种规格钢，我们想借电炉炼一炉！”

老主任脑子一炸，斩钉截铁地说：“不行！”

“我们和厂生产科联系过了，按革新计划处理！”

“不算生产计划？更不行！”

“那，自动加料机怎么办？”

“我倒想问你，月底你们一号炉怎么拿出二万一！”老主任竭力地把火气压了压，“现在一分钟当一天使，一个炉子要顶两个炉子的活，你知道吗？”

“我们保证拿出二万一！”小炉长声音低沉有力，额上青筋直跳。

老主任想叫一声：“开空头支票，没用！”可他讲不出口。他摸熟了小炉长的脾气，一旦小炉长提出“保证”，肯定经过深思熟虑，而且从来没有打过折扣，放过空炮。

“我们保证拿出二万一！”突然，一阵轰叫，一群人拥了过来。七号炉大老王瓮声瓮气地叫道：“一号炉欠的，我们补！”

五号炉张师傅插嘴说：“老主任，你应该相信我们！”

老主任给这七嘴八舌的喊声，弄得有点不知所措了。

小炉长看老主任怔在那里，便用征询的口气细声问道：“老主任，是不是开个会研究研究？”

“靳书记不在家！”老主任仍旧板着面孔。

这时，小炉长从衣袋里掏出一张纸条，说：“噢，想起来啦，靳书记给你带来一封信！”

靳书记写道：老主任，小炉长他们送来的材料请你看一看。根据前几次试制加料机的经验教训，我倾向同意炼规格钢，请你和大伙商量一下，把生产妥善加以安排。

老主任有意把“倾向”和“妥善安排”，念得几十步远的路上都能听到。接着说：“老靳的态度不明朗！”话音未落，背后传来钢钟一般的嗓门：“谁说我态度不明朗呀？俺？”靳书记特地从市里赶了回来，站在老主任后面笑着说。

“呼”的一下，人们围拢了靳书记。靳书记说：“老主任，我们来把炼规格钢的事商议一下，怎样？”

老主任默默地点了点头。

于是，大家纷纷在一堆废钢梁上围坐下来……

三

研究结果，决定让一号炉炼规格钢。

出人意外的是第一炉竟没有成功，临时改炼成其他钢种。

炼第二炉的时候，老主任来到一号炉。从车间门口望去，十个炉子象威严的哨兵一样，排得一扎齐。炉顶烟火冲天，炉门钢花四溅。三号炉和四号炉正在出钢，两条巨蟒般的红色钢流，飞泻而下，那耀眼的红光，映得车间一片通红。豪壮的出钢钟声，电炉冶炼时发出的闷雷般的轰鸣，行车清脆

的电铃声，机器马达“隆隆”的喧嚣，谱成一曲动人肺腑的跃进乐曲。到处是钢，到处是火，到处是烟！这终年风吼火啸的场所，正是锤炼人的大熔炉啊！老主任隔着一号炉钢水包，听到小炉长在说：“……老主任说得对，咱们若是拿不下二万一，还谈什么为人类作出贡献！可是，究竟怎样才能拿下二万一呢？再说，完成了二万一，是不是就算为人类作出了较大的贡献啦？《国际歌》里说：‘快把那炉火烧得通红，趁热打铁才能成功。’咱们来琢磨琢磨，怎样才真正是趁热打铁……”

老主任听着小炉长清亮、激奋的声音，眼前不觉一亮，心里好似触动了什么东西，他索性停下脚步，听了下去。

“二万一坚决拿下来，加料机也要突击上去！”

“拿出‘只争朝夕’的劲头来，准成！”

“对，说干就干！”

炉前一片沸腾。小伙子们一个个全坐不住了。

老主任抬眼去看，只见小炉长完全象换了个人，全不是平日那股斯文劲！他身上穿了件结着斑斑盐霜的工作服，挺立在电炉前面，那神态，犹如战场上的指挥员，说话象钢块掷地，铿锵作响。手上那双无指厚手套，随着他那有力的手势一起一落，炉门口那团炽烈的火焰也被它赶得直窜。说着，小炉长抡把大锤，三五下，钉了个扒渣杆，象端起一杆枪那样端着扒渣杆，冲上操纵台，随着他那龙腾虎跃的动作，浮在钢水表面的炉渣“哗哗”地淌了出来，惹得那沸腾的钢水也跳起来鼓掌。这哪是平素见人脸红的“小炉长”啊，分明是一只活生生的小猛虎嘛！

老主任抓了根扒渣杆，跟着大伙干了起来。正扒了一半，

厂里打来了电话，找他去汇报车间学唱《国际歌》的体会，他关照了小炉长几句就走了。

在厂里，各车间汇报以后，厂党委书记请在座的干部谈谈自己的体会。这倒是一个“突然袭击！”问到老主任，他因为没有准备，惶惑了。突然，他想到小炉长刚才的讲话，便说：

“《国际歌》里说，‘快把那炉火烧得通红，趁热打铁才能成功’，我们要为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，就应当发扬‘趁热打铁’的革命精神。譬如说我们车间，不但要拿下二万一，还打算试制自动加料机……”老主任不由自主地讲了出来，话还没落音，会场上响起了一片热烈的掌声。老主任感到脸上热辣辣的。

会议正在进行，老主任接到一张纸条：一号炉壁倒塌，小炉长受伤进了医院！他只觉得脑子里“嗡”的一下，满腔的兴致刹那间飞得无踪无影，心上陡然象压上一支千斤钢锭，闷得透不过气来。他明白：炉壁已经超过了预定期，倒塌了是正常现象，该砌新的了，可在这个节骨眼上，唉……老主任征得党委书记的同意，提前出了会场，三步并两步，赶到一号炉。

一号炉正在抢修。七号炉大老王一伙也在帮忙。还好，大伙都乐呵呵的，看来并没有发生什么重大事故。

原来，快出钢时，小炉长透过看火镜，发现炉壁有一块黑洞。他果断地摇炉出钢，规格钢一出炉，炉壁便“哗”的一下全塌了下来。

炉膛里钢渣还是通红的呢，小炉长就抱根钢撬跳了进去，高温烤得他头晕眼花，心里胀得发痛，撬着撬着，天摇地动，电炉象一下卡到他的头上似的，小炉长一头栽倒在火苗直窜

的炉坡上。……

老主任的心里象无数钢针扎着一般。

“嘴上无毛，做事不牢，得教训一顿！”“加料机还是要等一等！”在去医院的路上，老主任反复这样想着。走进病室的门口，老主任竟呆住了。他透过那擦得闪亮的玻璃，晓晨正半卧半坐在一把椅子上，凝神端详着墙上几张草图，铁月站在旁边，在和他一起研究着什么。老主任在门上敲了两下。

小炉长一转身，额头上几颗晶莹的汗珠迎着电灯一闪亮。铁月上前一把揪住老主任的衣袖，叫道：“哎呀，真是及时雨，小炉长正叫我去找您来谈谈呐！”

小炉长还是那样慢条斯理的性子，不慌不忙地叫了声：“老主任！”

老主任心里火还没消，只是“嗯”了一声。

“老主任，”小炉长心情沉重地说：“现在炉壁塌了，我们一号炉要落后了！”

老主任暗想：“哼，这回尝到苦头啦！好得很！”他点头表示赞同。小炉长停了一会，又牛头不对马嘴地说：“自动加料机优点不少，”接着从节省人力、缩短冶炼时间，一直谈到逐步实现电炉操作自动化。这些，老主任心头也有一本帐。他一边听，一边不住地点着头。小炉长惊喜地问：“老主任，你同意啦？”

铁月抓住老主任的手直摇晃：“爸爸，你同意啦？”闹得老主任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，便问：“同意什么？”

“继续搞自动加料机呀！”

“你们还惦着哪！这回我不能再迁就了，要坚决停下来！”